

莊子解卷二十一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譔

男敬增註

外篇

田子方

此篇以忘言爲宗其要則齊物論照之以天者是也忘言者非可以有言而忘之也道大而言小道長而言短道圓而言方道流行而言止於所言一言不可以攝萬言萬言不可以定一言古言不可以爲今言此言不可以爲彼言所言者皆道之已成者也已成則逝矣道已逝而言猶守之故以自善則不適以治大則不服以教

人則不化其通古今合大小一彼此者豈不可以言言者也事發于機機一發而不能再人鼓於氣氣已泄而不能張待之須臾而仍反於故則聊循斯須之情一用不再忘言以聽其消無不消者而以言留之以言激之於是得喪禍福交起以撓人心而莫之能勝皆執故吾以死其心之靈者也道日徂而吾已故吾且不存而況於言乎此交通之知莫見之形所以不忘而長存爲道之宗也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

無擇子方名

稱道數當故無擇稱

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耶子方

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

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以虛爲所緣而保合其真清而容物

清也虛也人而天也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

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儻然放失之貌召前立臣而

語之立乎前之左右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

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

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考索曰子夏之後爲田子

方子方之後爲莊周莊周之後爲荀卿荀卿之後爲李斯

谿工之不足爲子方師者唯其稱道之數當也當則所

不當者多矣至當者非可以稱道者也治病者以當於此者治彼則祇以殺人故言無不有當而無當其可以稱道窮之乎夫人之無道心之勃也氣之蹙也唯達人之心者知其動而不可測也而動以窮則必反于靜達人之氣者知其迫而不可抑也而迫之極則必嚮於衰心靜氣衰而意已消矣不以爲然不長之以悖不以爲不然不激之以狂則其窮而必反者可必矣夫一動一靜一盛一衰之相乘而赴其節天之自然也虛清者通體皆天以天御人人自不能出其圓中聖知之言仁義之行自彼視之猶勺水之於洪流也夫有魏奚足爲累

哉有國而恃其聖知仁義以爲政教求其當而物乃不能容真乃不能葆也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

振拯通謙言救己之失

出而

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耶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

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
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諫人似其子道人似其父非果有父子之愛也成心立
乎中執之若規矩之畫一騁之若龍虎之不可禦心死
而氣溢則出言如哇耳目擊而道存者方目之擊道即
存乎所擊前乎目之已擊已逝矣後乎目之更擊則今
之所擊者又逝矣氣無不遷機無不變念念相續而常
新則隨目所擊而道即存不舍斯須而通乎萬年何所
執以爲當而諄諄以諫道人乎不待忘言而言自忘矣
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

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

瞠敕庚切音撐直視貌前望不及故然

夫

子曰回何謂耶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

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

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

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

無成法可施人自順之

而不知所以然而已

矣仲尼曰惡

音烏歎聲

可不察與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

次之日出於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

取

有目有

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

日出則一切皆見有日人則一

無所

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愛其成形

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

念念相續

而不知其所終

薰然其成形

薰然芳草叢生貌

知命不能規乎其前

以預不可知已以

是日徂

過去不留

吾終身與女

與字與論語吾與交

臂而失

之

接于左右忽不見

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

著見也吾

所以著者在馬而汝僅于著求之

彼已盡矣

彼字指吾所言而汝求之以爲

有是求馬於唐肆也

言也行也外求其不言而信不比而周

者妄矣○唐肆通肆市也驛馬市馬皆聚馬而非產馬之處

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

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後之步非前之步今之趨非後之趨已之步過

而不仍乎故迹況夫子之步趨乎守其故處而不能移

以爲允當則其心死矣夫道無不待而先成者故生死

皆非已也而欲規乎其前則且刻一日以自爲死期乎
況能刻一日以爲吾之生耶故言也行也言道也見爲
當者若可規乎前而爲之而時已逝矣事已變矣化已
徂矣無可規矣天下本奔逸絕塵之天下而可以步趨
死其心乎夫唯忘言者可言卮言日出而不以諫人如
子道人如父知其交臂已失而無可諫無可道者也虛
其心曰生以待化之至而不昧如日在天不挽已墜之
景以爲詰旦之明而物自待之以比方斯則其不忘者
也不忘者存而心恆不死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披髮而乾其鬋似非人

熱然不動

貌

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

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于獨也老聃曰吾遊

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耶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

而不能言

辟音壁
塞也

嘗爲女議乎其將

謂將生未
生之陰

至陰肅肅

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

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

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

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

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

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

水生之蟲不疾易水

不以易水為苦

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

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

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

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

塗知身貴于隸也

隸賤役人以得免為幸

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

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偃至言以修心

偃游也

古之君子

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汇也

汇為食角切井一有水一無水曰汇此

言井水之自無自莫非自然

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

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

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于道也其猶騃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物之初固遺物也言之先遺言也行之先遺行也有所萌者無可規者也有所歸者非故吾也而其爲獨體也萬物合一而莫非獨故變而不失其大常得喪禍福待其至而後循斯須以應之才乃無窮而德不假修以是待物物將自依于其所化此之謂葆真以容物而忘言以存其不忘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無爲莊子之學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

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珮
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
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
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
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
子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
乎

冠屨佩服皆步趨之迹也凡言凡行而見爲當者皆冠
屨佩服也轉變而窮矣不死其心以不忘其大常有待
以生心而無故吾失乃可以不窮唯夫子之奔逸絕塵

爲能獨立於儒門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當其飯牛則斯須之用在飯牛也靈臺虛而無所分於爵祿何有哉生死亦待化之自至而不規乎其前如日之待晝以東出於己無滯於物無逆不以有當之言攫人之心而人意自消舜之耕稼陶漁而天下就之也以此

朱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

音舒坦但貌

受揖不立

待命不佇立

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羸槃礴箕踞也君曰可

矣是真畫者也

挾其成心以求當未當也而貌似神離多矣夫畫以肖神者爲真迎心之新機而不用其故于物無不肖也此有道者所以異於循規矩倣龍虎喋喋多言以求當者也

文王觀於藏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

也常釣也

詩曰寓於無竟非持其竿釣魚蓋別有所取於釣者也因之莫釣而常釣

文王欲舉

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于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

人黑色而頤

頤鬚同

乘駮馬而偏朱蹄

一蹄偏赤

號曰寓而政於

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

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

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

常法不改

偏令無出

不特出一令

三

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

十喜植羣如後世結社要盟之類

長官

者不成德

不自居成功

缺斛不敢入於四竟

缺庚同四竟外之商旅不自持斗斛

來一用文王之斗斛

列士壤植散羣則尙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

務也

同以國事爲務

缺斛不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

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味

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